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十一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賈氏官正疏曰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陳君舉曰鄭氏以司會若漢之尚書其實不然漢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府皆有尚書所以分為四曹後漢分為六曹鄭氏但以尚書為司書計之官遂以比司會之職不知漢諸官府各有會計非若周之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其職甚隆凡內外府應干財用皆計於司會漢高帝時獨蕭相國知此領天下之財以柱下史張蒼為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府各自置府官以管會計乃其局分之人與周之司會不同如大尉之金曹自主貨幣搖鐵倉曹自主倉庫之類是也本朝奉宸庫乃周之玉府內藏庫乃周之內府左藏庫乃周之外府渡江以來又置激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分為四府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於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其他非泛所入一歸於南庫謂之宰相兼制國用至於天下戶口租入歸之戶部所以今版曹不可為者正以分散四出權不歸一○薛平仲曰大府為諸府之長蓋財用所自出職不過於下大夫而司會之職既以中大夫二人居之又以下大夫二人贊之權任之重亞於小司書為多掌文書之藏職歲職內為之課出入之數而餘財之可錄者職幣又從而掌之是若何若是之不容簡耶蓋府藏之官初無與於貨賄之用而貨賄之出入則會計之所宜盡心也事權均則不足以相臨職守略則不足以參稽周管理財之法大抵不患府庫之無餘財惟患出入之無定用然則司會之職為得而不重司會之屬又焉得

而不備

愚按自大府至掌皮皆掌財賦之官然大府以下大夫爲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大府既爲長則司會爲屬乎夫以大臨小可也以小臨大可乎今列於大府掌皮之間何也蓋司會一官誠有關乎天下之利害雖無財賦可掌簿書可職得以持法計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官世子與夫宰相大臣卿大夫士其有用度不當皆得均考舉正之此其所係大矣故其官甚尊非大府比謂之屬於大府不可也司會一官只成周有自秦漢以下便無此官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故容得這般議論後世所以不立此官只爲人主不便已耳且如今內庭宦者比之外庭請給數倍若司會一官立便須理會去綴此所以不肯立大抵掌出納財用者其事至易而持法以較出入之當否者實艱其人本朝財計總之三司微有古意然司會止計其用而不治藏三司則用與藏兼主之又曰度支頗有似司會遺意然不過取曹與成周之中大夫相去遠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康成曰逆受而鈎考之○劉執中曰司會掌會計而必掌典法則之貳者聖人謂職會計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疾弊惟私是積或傷於仁惟節是求或害於禮非所以存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爲治之大本則財用可致而有傷乎國有蠹乎民者得以舒卷裁成王道也○鄭鏐曰司會掌天下之大計而爲計官之長欲括天下之財用以會其數不可不掌典法則之貳小宰執其貳以佐大宰之治使人不敢搖動其已成之法而司會則鈎考之官掌其貳以會天下之財其語雖同其事則異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鄭鑿曰職在會計雖掌其貳至於生財之術悉稟諸大宰是故邦國之財用則用大宰九貢之法以致之田野之財用則用大宰九賦之法以令之民職之財用則用大宰九功之法以令之節邦財用則用大宰九式之法以均之○賈氏曰九式用九賦亦大宰均節也其致也其令也其均也皆用大宰之法此之謂掌其貳○孫氏曰周之賦入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九貢者諸侯之歲貢還以待邦國手卹賑救之用而畿內無所仰給也九功者國中及四郊之民所入閭師斂之則以充府庫備緩急而公上亦不賴其用也所謂九賦乃廛里及置地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以當歲之百需考之司勳可見矣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即載師任之於遠郊者也必參分之一食乎公上唯加田然後無國正焉非加田不得而免矣○賈氏曰賦之內惟閭師幣餘國中非四野也○愚按九種止地後說見蘇師九種止地後說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賈氏曰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以表之其實官府不出賦○鄭康成曰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去國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賈氏曰此皆依大宰九賦言之百物財用以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亦云斂財賄也○鄭氏曰書謂簿書契最凡也○賈氏曰書契即小宰八成之書契版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爲期要也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愚按版圖見小宰

王昭禹曰凡書皆掌於司書又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書契版圖司書掌其正司會掌其副逆謂有所治正有所治正則司書按書契版圖以逆之矣而又聽其會計之書焉會謂歲會計謂月要日成書契版圖掌之於此歲會月要日成錄之於彼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則財用之多寡羣吏之實偽昭然若辨黑白矣

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薛氏曰鄭康成以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至王昭禹又以三考之爲參以兩考之爲互以職內考其入以職歲考其出以職幣考其餘是所謂參也以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以式法贊逆會是所謂互也日成之事少故以職之相參相互者攷之二說皆不通周官三百六十以象當春之日分職任事皆有日成何獨於三官言之耶蓋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爲目合衆目而爲凡合衆凡而爲要合衆要以爲會目則日計謂一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目凡則旬計謂十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凡要則月計以三旬而總之會則歲計以十二月而總之司會以天下官府之職一日所泄之事有數總其數而計之有目揆十日之數而結之有凡以凡考日以目考數以數考凡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目相考是之謂互不然月成既攷以月要歲成既攷以歲會則日成亦當攷以日計之數目何獨於日成獨云職歲職內職幣司書之數官乎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康成曰周猶徧○賈氏曰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司會鈎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此治職文書詔王及冢宰廢置詔及冢宰者以冢宰副貳王之治事故并告之

○鄭中曰入刑諸侯之國禮刑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

而可知之則或會雖不足而其治有可法者或會雖無而其治有可廢者故以詔王及冢宰發置以治為本

愚按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鏐曰司會總天下之大計而鈎考之苟或無書漫然不可得而於此司會得以按籍而稽考此所以為司會之屬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辯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王昭禹曰六典八法八則大宰大史之所建小宰司會掌其副貳

之書司書則正掌其書而已○林氏曰司書目九貢九賦為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為正之供蓋古之王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

未嘗有無名橫斂司書掌羣吏之徵令必使知此意故言正焉○

事合治者莫不舉也則出而事不舉則為或費司書計事吏之備必使知此意故言正焉

王昭禹曰邦中之版則邑都之內籍民數之版也土地之圖則十

有二土五地之圖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則以知夫家之數土地之

圖則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而此掌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司書掌其正司會掌其貳有書必有圖者

圖以知其形即書以知其數圖書並用久矣

賈氏曰此官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入出百物所掌與司會同者

以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攷之故三官所

掌其事通焉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

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

物即司會百物財用也

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鄭康成曰叙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
○鄭司農曰受受財幣之簿書○王昭禹曰以職幣振軍軍之餘
財歛凡用邦賦者之幣故入職幣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

鄭鏗曰以天子之尊用天下之財有為天下之公而用之者有以
一人之私而用之者所用者公固不論也若出於私而無以稽攷
之則蕩然無法私慾縱矣司書記錄用財之數抱其書而往考於
司會此豈公用之財哉是必防一人之私有以糜費乎國計庶幾
會計之臣詔上以節用耳○鄭康成曰上謂王典家宰王雖不會
辨之○王氏詳說曰膳夫言王之膳不會庖人言王之膳禽不會
酒正言王之飲酒不會外府言王之服不會司書以上之用財用
而必攷于司會是王之用財用亦有會乎曰不會者不計其所用
必攷于司會者所以知其多少而預為之備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

反計又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鄭康成曰逆受而鈎考之○王昭禹曰大宰於三歲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之則此所謂大計羣吏之治者亦以養成大宰之事而
已蓋司書正掌會計之書以佐大宰○黃氏曰徵令貢賦之令也
小司徒曰以行徵令○鄭鏗曰凡民財之數或有或無器械之數
或備或闕田野有關之數夫家有衆寡之數六畜之數或有登
耗山林川澤之數或有童酒無所不稽焉攷其數而知之所以逆
羣吏之徵令於民者果當否也民足於財而徵令寡則知其有愛
民之心民之於財而政令數則見其無恤民之意不本於書以攷

其數將何以逆之哉

少氏曰知民則器械之數是彼使民之數

是欲使其戶口繁富牛羊牧野也知山林則民之數是欲使民之數

已李景齊曰龜詩陳王業之由不出於夫婦耕媪享葵刺粟之間

孟子論王道之始亦不過於雞豚狗彘無失其時與夫魚鱉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之數語大抵古人之於民事有不可綏治此

官置吏所以分治于下者莫不以是為先故周官羣吏之治治此

而已三歲之計計此而已吾觀冢宰之職有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

知山林川澤之數而後知其所計者但如此耳然則民財器械之

備與之田野夫家六畜之治與耗山林川澤之治與縮潤與涸皆

舉獲費黜勝驕赫灑書觀說在民境於厩驛在野駢駢

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本意

九稅歛掌事者受澆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鄭康成曰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黃氏曰田野穀粟蔽牧六

畜山澤各以其物皆民職貢賦攷其足見贏者取之寬也不足者

取之隘也司書於是通其有無平其緩急而出其稅歛之法使掌

事者受而行之貢賦皆有定制不可易移稅歛雜征故可隨事通

融而使攷官掌其法事成又入要貳以備考所出不過九賦則

九功而巳無他取於民今司書又有稅歛之事則代得經者謂以

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言貢賦而不以九賦則知稅者

九職之稅歛所謂農生九職國田草木以九賦則知其賦者

總又三百工商賈之職又至蠲國田草木以九賦則知其賦者

曰不然則征其賦非稅歛而何○鄭錡曰大宰以九賦歛財賄而

曰九貢致邦國之用不然則逆賦用當是職歲事何以在職內。

黃氏曰邦國用之於國貢之於王其數皆逆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愚按職內掌入不掌出則鄭氏謂受財於職內以給公用似與

職歲相亂所謂凡受財者意有司凡受財之入者其貳令皆職

內掌焉。黃氏曰貳令蓋職歲式法與府藏給予之數此其副

評謂之令必稟於上也類聚書之備考閱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鄭康成曰亦參互鈎考之。賈氏曰及會者至歲終會計職歲主

出職內主入以己入財之數鈎考職歲出財之數與夫職歲出財

與官府所用之數並鈎考也

而數與財以待以逆職歲

則叙之以後用待待大府。鄭氏曰國有大用內府之所共備有

盈虛出於天之所為非人力所能及者必預備於此緩急以待通

盈虛出於天之所為非人力所能及者必預備於此緩急以待通

盈虛出於天之所為非人力所能及者必預備於此緩急以待通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史氏曰不謂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冢宰制國用必在歲之抄推

一歲之周乃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陳及之曰職內所掌盡會計

計邦賦之入職歲所掌盡會計邦賦之陳及之者以歲所入考其

所出職出者以歲所出證其所入互相稽考以防姦偽而綴屬於

司會鄭氏謂亦掌財用非也。史氏曰職歲之官當視職內以為

低昂彼職內所入定矣職歲乃得以式法而用之其用之多寡職

歲固不敢必。陳止齋曰：職幣與職歲通職，皆有府者。愚按：有府用而文書亦當，而職歲無賈者，以職幣辨物，莫錄而書揭之也。

學邦之賦出

王昭禹曰：自大府而下掌財者，固非一人。又有職歲者，總計一歲用財之數，以待歲終之攷，校其詳略周密。至於此，雖有姦偽之吏，無所肆其貪盜之罪。劉執中曰：其入也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則不授焉。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賈氏曰：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一入皆書其貳，共相鈎攷。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云以待會計而攷之，其事通也。此官所出皆由上

凡官所給敵羣，其武貲，賜予職歲十而考之。

賈氏曰：出財用皆為有事，事有舊法，用有常職。職歲出財皆有舊法式，在於職歲，故須受法於職歲。易此曰：下願則大府以九式者，予之故曰受。式法于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

王昭禹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之官，故賜予則以叙與職幣授之。鄭康成曰：叙，受賜者之尊卑上。王氏曰：禮記所謂與職幣授之者，王之私恩，敘者先後之倫。叙私恩之仁，未嘗法焉，必有權以節之。

黃氏曰：財出無式，賜予無叙，皆不得行。此所以相副貳也。凡貳皆所以相參考。大府以官府都鄙當受財用之數予職歲，職歲據之以授式。法府藏憑之以出給，若今之幫勘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賈氏曰司會違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法式出財用故以敘助之

黃氏曰贊逆會以其出數逆而知之以贊會計賜予不會職幣之叙不與焉以逆職與官府附用之出則職廢黃注會者凡與職會同贊司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掌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故以職幣名官鄭注曰古者行禮無所不用幣以為君子雖不可以貨取亦不可以羞取故必實幣帛於箱篋以辨其厚意周官特設一官以掌之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愚按鄭氏曰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非也幣未

用而有長財則為得也 林氏曰幣以行禮斂以聚之而已

振掌事者之餘財

鄭康成曰振猶拊也檢也賈氏曰以財與之謂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焉者職幣以其有節則受取也○王昭禹曰振者以時舉

之掌事者之餘財必以時舉之以其既出以給用恐積久或易遺忘故也○孫氏曰九賦斂財賄其經常之賦入焉而已先王乃於

八者之中斂所用之餘以當其賦之一而足成九焉蓋散在官府者雖至寡而聚歸一職則其數亦足用彼之所損者皆有餘之物

此之所補者乃可以共賜予之頒與其沉滯而不舉不若振刷以來歸無暴橫之政以殘民也

黃氏曰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誓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

職內所叙職幣所援雖餘財必加嚴焉

皆辨其物而真其錄以書揭其列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鄭康成曰真定也○鄭司農曰揭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讀

昭禹曰皆辨其物則色以別之防其減賤貨貴也而真其錄則定

其數防其或以多爲少也以書揭之則明言而表之○黃氏曰以

書揭之詔上使知已出見餘之數不獨賜予不免時有小用於是

取之 王昭禹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賜予爲用財之餘事故

也然賜予亦非獨取於幣餘而已蓋賜予之物或共於外府內府

或取於庫藏亦取以各餘之資員又下足以合其用又又召二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黃氏曰王之用不會獨會其出以知餘見耳其數皆關白司會○

黃氏曰禮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

陳君舉曰人主逸樂常生於有餘節儉多出於不足漢武帝因貫

朽索腐故得以放縱生事唐明皇見大盈庫於是賞賜無極成周

職幣之官所以覺察餘財辨其物真其錄以書揭之歲終則會正

恐人主以餘財妄用也○愚按職幣錄則時賦用之餘者其所有

其餘者時患有司

以其微而爲弊耳

總論

黃氏曰天下財計至浩繁也國之用度至難程也豈惟姦弊之不

可攷凡事之緩急先後物之精粗功法財用之有餘不足莖於一

司雖明辨強有力者猶懼不能又周之所以爲善制者其大者爲之九式各有制節不相踰越其小者使百司庶府凡用財者分受之是故大府受貨賄之入以式法頒之于府藏賦入之貳在職內賦出之貳在職歲職歲以式法授羣吏之受財者府藏無職歲式法則財不出若三司憑由勤合也羣吏既受財則以貳令予職內若三司磨勾也官府都鄙之百物財用皆有版圖在司書其貳在司會以行會計之政司書叙其幣餘之財歸于職幣宰夫於是詔辟名之誅善良之賞嗚呼條綱相統脈絡相貫甚煩而有至簡者存其博而有至要者存後之言理財者烏能易是而爲善制哉

薛平仲曰自外府掌邦布之入出而百用足以如志王者衣服之

制粗絀叢蓋蓋取裘則改族其雄也弓可斤丁然則日月之句

禮庫曰司裘掌皮既有皮毛齒革亦是財賦所屬而屬大府如今軍器監屬戶部可見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曰大裘黑裘服以祀天示質也○鄭鐸曰冬至祭天於黃丘王服大裘以黑裘爲之說者謂黑者北方之色以免道也並之爲物羣而有禮以象禮也格天當以道事天當以禮此所以服黑羔之裘不曰羔裘而曰大裘唯天爲大也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極大地也○王服爲曰大裘以簡大爲名與記所嘗攻司服之謂大禮必簡同意大裘無經緯之文無綸綉之功

象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藻上有二旒自司服觀之則祀天之時服裘而戴冕自特性觀之則被裘而戴冕今考是官掌爲大裘以祀天與特性之

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為有衣以為之襦襦覆也為其致故必覆之其說以為表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衣表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寒故服裘於冕之上則被衾衣裘被裘則同一冕故司服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牲衣被冕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襦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

中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鄭康成曰良善賈氏曰謂之良者下文功裘君所服是入中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非特致人功謂之功良又良馬仲秋鳥獸毛毼因其良時而用之良

裘玉藻所謂謂謂裘獸薛氏曰裘之名備見於玉藻以麋裘狐白

裘為元紉衣其曰惟君有繡裘以警省擇者以為衾以鹿裘

則此謂為盛於特得矣為仲秋行羽物黃氏曰戒寒候之將至詩

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言寒為有漸也希革毛毼天地生物之仁

民之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王已受裘豈嘗一念忘此羽物之行頌

裘繼之欲公卿大夫皆知此意為當體也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功裘人功微翟謂狐青麋裘之屬賈氏曰玉藻君子

君則謂之故斷引大夫證功裘有狐青麋裘以待頒賜也○鄭鏗曰

詩之七月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此乃獻於季秋之

月者蓋九月授衣之候寒氣將至隕霜而裘可具王者襲重裘則

思臣下之寒故使先獻於授衣之時待時至則頒之官伯以時頒

其衣裘若後世之賦冬夏衣所頒者宮中之士庶子此以待頒賜

則不止於宿衛之臣耳。寒。王昭禹曰：仲秋者陰於庚乎中，是月也。氣將至，王與迎寒，則寒之具不可不備。中秋獻良裘於王，乃其始也。季秋者陰於庚，是月也。寒氣至，王命民入裘，則以表而備也。是月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反。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史氏曰：射有三曰賓射，曰大射，曰燕射。唯大射擇士而與祭，故射義曰：射中者得與於祭，然必以射擇人者，取其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心在焉，故也。祭之有求於陰，其心能若射之取中，則神格矣。故祭有取乎射。三。應說：見射。又。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射宮。賈氏曰：從王已於其西，郊之尊，射宮之中，知然者，按禮，郊大射。陳及之曰：大射云云，入驚自外而來，入明王已下，皆按郊大射也。

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射宮。賈氏曰：從王已於其西，郊之尊，射宮之中，知然者，按禮，郊大射。陳及之曰：大射云云，入驚自外而來，入明王已下，皆按郊大射也。

其側又方制之，以為寧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也。上。賈氏曰：俱侯豹皮為之。鄭曰：侯以布為之，其鵠選以鹿。用虎能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賈氏曰：虎能豹麋，而擊而擊也。黃氏曰：不禮。○王氏曰：王及諸侯以正物為事，正物以服猛為先，獨王共虎侯，則虎尤猛，故也。卿大夫之德則能養人而已，不能除患，不足以養人。

鄭康成曰：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已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豹三十，麋五十，遠，尊得伸，可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詳。又。說。天子九十，弓無文，納。諸侯，言之。故。王曰：遠。同耳。又。說。天子九十，弓無文，納。諸侯，言之。故。王曰：遠。

同耳。詳。又。說。天子九十，弓無文，納。諸侯，言之。故。王曰：遠。同耳。又。說。天子九十，弓無文，納。諸侯，言之。故。王曰：遠。

侯以自射
更言已下者兼
亦射藥侯
侯以自射藥侯五十步明助王亦射藥侯五十步大夫
侯以自射藥侯五十步明助王亦射藥侯五十步大夫

愚按大射儀曰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千千不及地武射器皆入梓人
畫物大丈侯于中所以聽政司射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
士射千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蓋凡高大遠皆尊者所宜君之
射道獨遠於臣下乃理之當然也至於當射釋獲之時却又優
君故大射儀云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
綱揚綱相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是則
不必至遠不必中鵠亦自釋獲也學者觀此可以曉得禮意
鄭康成曰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
者重而待物者恕也○鄭康成曰侯中之小大取數於侯道鄉射
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
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賈氏
則據中則謂中身也弓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
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
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
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
直也射所以直己志○鄭鏗曰禮記射義之說則曰爲人父者以
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
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謂鵠之言直也射所以直己之志然則
諸侯御大夫謂之皆設其鵠蓋如此也

王氏曰凡射以服禽獸服禽獸然後得其皮以為裘則并侯者司裘之事○鄭鑄曰侯在裨人飾之以皮設之以鵠則在司裘

大裘獻詩金裘飾皮車

賈氏曰周禮稱獻者多故書甚為濫先鄭皆為陳後鄭皆從與者者車僕云大裘獻革車圍人云獻馬亦如之即是所獻車馬又禮記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卒筮備而不和皆是與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故不從先鄭也沽簠也謂其物法略而又小即檀弓所云者是也獻裘則與象生時裘為之謂明器中之裘王昭禹曰獻裘與獻樂同意獻者神之而無實用雖之非仁獻儀物者亦○鄭康成曰皮車遠車之革路之車昭禹曰明器

生如車

王昭禹曰康成其會其二京康成之意惟王之裘其其乃耳不會所以優至尊不言后者后之服無以皮為之者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鑄曰百工之制一歲所用皮革不勝其多如由人為甲鞞人為鼓輪人為輪而慢較輿人飾車而輓輿鄭人韋氏裘氏五工

之所用無非皮也故立掌皮之官王氏詳說曰考工記曰攻皮

鞞工布其掌皮鞞知此則知考工記一篇必非誤也

陳君舉曰古之皮幣乃國家所重天府所用甚廣故禮贊皆以皮幣為主觀當時皮車無所不會唯王之裘與其皮車不會故知出入之數極多天較與其賄相敵此所以亦屬宰府皆可會為之長

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史氏曰皮有三始折謂之皮已乾謂之革賈氏曰詩說文獻既皮治去其毛曰革

孰謂之韋其實一物○賈氏曰秋斂皮者鳥獸毛毳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王昭禹曰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春斂之○鄭康成曰皮革踰歲乾久乃用斂之斂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

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鄭鐸曰以式法頒于百工當用皮者頒以皮當用革者頒以革用舊式以頒之則多寡為有度循邦法以頒之則非法所當用者不與之○賈氏曰式法者有常之數○賈氏曰既斂其良者於司裘其餘則入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函氏之類用皮者

共其毳○賈氏曰若掌次張經史氏曰毳毛之細縲者縲而為氈貴其溫毛為氈以待邦事

歲終則會其財齋○賈氏曰若掌次張經史氏曰毳毛之細縲者縲而為氈貴其溫

歲終則會其財齋

王昭禹曰泉布謂之財行費謂之齋斂之則用財斂而散之則有行費○史氏曰歲終不會其皮事而會其財齋者皮革既斂春已也其口則齋行者有累斂也蓋輸送必使人齋其財而後其財曰者財齋以明斂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十一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二

內宰內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鄭康成曰內宰官中官之長下皆按白內小臣以○賈氏曰內宰

治婦人之事對大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大宰不稱外則兼統內

呂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

宰屬之大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

歟

愚按官中官不過三項宮正官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官

人掌王寢洒掃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於內宰凡官中

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內內侍省都知是也其

賈氏曰書謂書之於版綱執王中即內宰所掌六書之法陰禮九疇

其子弟錄籍圖王及后世子之官中吏官府之形象劉執中曰

鄭鏐曰小宰所治之王官乃王之六寢此所治之內官蓋后夫人

所居之官乃王之比宮夫以王者之尊嚴后夫人之寵貴而中官

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治而宰制之意以為第禍既交則情

與愛洽顏媚熟則公為私奪故雖官闈之政令一以付之示大

焉○黃氏曰康成謂政令施闈寺者非均稍食分人民皆為政令

不獨施於闈寺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易氏曰鄭氏謂稍食爲吏之廩祿人民爲吏之子弟恐非吏與子弟所得而至胡五季疑官吏與妃嬪雜處以經致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數曰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四人爲之上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宮者皆人民也以版圖之法治之如其所爲宮其所爲寢其所爲廬舍分以守之故曰分其人民或謂國君不近刑人刁鋸之餘春秋所戒何至后宮之邃嚴而刑餘之錯列職是不然王內之人民猶王宮之人民司隸帥四翟之隸以守王宮則責之以守而已非近而親之也與後世親內官而疎外庭者異矣。陳君舉曰分其人民以居之只看目醉便無可駭天官者異矣。一篇應干外親蓋用上人爲之至醜醜酒漿之屬即其也。典如漢自內宰而下內小臣寺人內保至女史皆在內矣。凡於

以不同

以陰禮教六宮

鄭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

王昭馬曰凡內事皆陰也。后祭市謂之陰禮。與此意同。

鄭鑄曰周制后有六宮猶王有六寢正宮一以聽內事燕宮五以息燕其制以一宮爲中四宮與四角而正宮一則在前不名曰寢

乃曰宮者蓋寢則息燕之義宮則隱蔽之言息燕非婦人所宜言而婦人以隱蔽爲自重故主謂之寢而后則名曰宮六宮者指后言之不曰王后而曰六宮不敢斥言王后之尊與王同體不斥言示訓也后爲六宮所取正猶教以陰禮者蓋王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治亂因之興亡係焉能知陰禮則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

位然不明婦禮豈可以處三夫人之職哉六官之尊猶且教之則三夫人從可知矣嬪之爲賓也猶朝之九卿焉而婦則執婦道以事人者也於其尊而有賓道者猶且教之則世婦從可知矣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所甚重前哲備言之矣然而賢妃聖后之不出亂國亡家者往往皆是蓋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者堯之試二女以嬪于虞以觀厥刑焉堯之二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則不漸以教不摩以禮其不行婦道明矣夫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動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爲禍福不可勝言矣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讒府庫或爲之空刑賞或爲之濫姦邪或爲之昌忠義或爲之盡冢嗣或爲之易帷薄爲之不脩社稷爲之不食末喜之無後服無哀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傳之天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濡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蠱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覓宜之莫不好德於此見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林之奇曰宮禁之密房閨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後嫉妬無讒言私謁在人君正身率之耳豈使內宰教之乎舜以匹夫而妻帝女使執婦道于虞氏書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也文王能使大妣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而教之也

正其服禁其奇

及冠髮似嗔展其功緒

王氏詳說曰后六服夫人榆翟闕翟九嬪則朝衣世婦則展衣女

御則緣衣此所謂正其服謂劉勰中曰六服自存其制不可論此
之尚德也鄭鐸曰惡莫大於奇衰奇則怪而不常衰則僻而不
正左道之禍常由是生漢武帝后宮為方術所誤呪咀之變與巫
蠱之姦起以大逆亡道坐死者前後數萬人由不禁之於早耳。
鄭康成曰展祿也緒業也。鄭鐸曰既作二事於前則當省其功
緒於後作之而不省則勤者不見知而怠者以嬉遊廢業。

揚氏曰嬪婦內職也而列之天官之屬內宰治之教以陰禮婦職
之法使各有屬以作二事禁其奇衰展其功緒則內無曠職而作
淫巧以蕩上心者不容於其中矣其進御以時叙焉則便嬖寵
之私亦無自而有關雎化行雖曰后妃之德亦先王治國家中外
一體也後世先王之法廢中外離絕不相統一奇衰無基功緒不
此之由不遵先王之成憲而能正家而天下定者未之有也

大祭祀后禋反亂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鄭鐸曰周制王后無祭天之事則大祭祀者祭宗廟也。王氏詳
說曰王以圭瓚酌鬱鬯裸后以璋瓚酌鬱鬯裸王以玉爵酌醴齊
朝獻后亦如之王以玉爵酌益齊饋獻后亦如之若夫后所酌瑤
爵者謂羨尸時也蓋王之羨尸以玉爵酌醴齊后之羨尸以瑤爵
酌益齊是九獻之禮后與王之所以相為異同也。賈氏曰已佐
后裸時以瑤爵按后獻時以玉爵按后故云貴也瑤爵亦如之
亞王而酌尸則內宰以瑤爵按后亦貴之也。鄭鐸曰后亦如之
知解之禮內宰贊其事使不失節至於用瑤爵以獻之時亦如之
酒則外酌瑤爵者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酌以獻之時亦如之
酌獻王皆以玉爵酌益齊后以瑤爵酌醴齊自三獻以至九
酌獻王皆以玉爵酌益齊后以瑤爵酌醴齊自三獻以至九

酌獻王皆以玉爵酌益齊后以瑤爵酌醴齊自三獻以至九

曰維玉及瑤后之爵降王一等以瑤爲之示次玉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鄭鑄曰后之服六而祭祀之服用不同祭各有位而后之位所

立各異如祭先王則當禋衣祭先公則當榆狄祭羣小祀則當闕

狄是正其服也如君在祔則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則夫人東酌

鬯尊是正其位也○鄭康成曰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王氏曰

進止之辨使與禮樂相應○王鄭兩說曰禮文動乎

禁九嬪之禮事

鄭鑄曰當奉祭祀之時九嬪即贊后薦徹豆鬯九嬪所舉應禮則

后之所舉得禮矣宜有以贊之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

王昭禹曰先王承賓猶承神故大饗之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

祀是以祭祀后有亞獻與瑤爵羞尸之禮而賓客亦如之裸獻則

王禮賓客而后亞獻瑤爵則王酬賓客而后亞王酬賓客○王氏

曰不言后以上文裸獻瑤爵言后從可知也

致后之賓客之禮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史氏曰后之賓客公

卿亦然○賈氏曰致后之賓客之禮者謂若君正敬而外賓之命

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欲諸侯夫人致禮于賓客之法則向亦設

中禮於賓客○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向亦設

下大夫也女賓之賓客謂織內同姓諸侯未人有會見王后之法

禮下而致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賈氏曰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以下皆是內宰佐后使其屬官治

外內之命婦○鄭康成曰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

女御○鄭司農曰外命婦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賈氏

之禮謂命婦於室於朝之禮上士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命婦於室

反制祭之以陰禮

劉執中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

故后立之地道也○禮庫曰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

其意果安在○愚按此特據地道以始立則何而何則其

在立於六年是朝市之禮已立矣何於此而復從○王氏曰次其官

之次則司市所謂恩次介次是也○分○而○氏○說○司○市○云○以○次

次者謂恩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掌其肆之政令是也○史

○杜氏曰淳讀為純純謂隔廣制謂定長○續皆陳列有度尺寸量量區之屬

○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廣而祭市市也陰謂

中饋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廣而祭市市也陰謂

中饋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廣而祭市市也陰謂

中饋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廣而祭市市也陰謂

中饋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廣而祭市市也陰謂

中饋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廣而祭市市也陰謂

中饋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鐸曰觀祭義之篇曰古者天子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
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卜夫人世婦之吉者入
蠶于蠶室及獻繭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
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蓋王者以奉宗廟爲重以躬致其服爲
盡孝故王以躬耕之穀爲粢盛后以親蠶之絲爲祭服然蠶必以
時時至而不詔告之則有失時之愆中春者可蠶之時則詔
后帥外內命婦以其事必於北郊者婦人受陰之義說者謂月令
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而先
儒於祭義大昕之注亦以爲季春朔日今此仲春詔后何也然以
七月之詩攷之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箱爰求桑桑謂俛春
也倉庚以仲春鳴記禮者乃言季春豈季春者蠶事之始歟謂之

之耕天下之男子有不鑑南面以喜田畯者乎世相曰周自后稷
重稼穡之車有室則躬織紉之勤相親而交以穀難此字亦後
世也故尊卑之詩曰爲絲爲紉之無親而交以穀難此字亦後
其也故尊卑之詩曰爲絲爲紉之無親而交以穀難此字亦後
於此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王氏曰內人王內之人內王昭禹曰謂之內人內以內屬於王謂之
既婦及內人誦明內人是九卿賈氏曰稽猶計也功事絲麻之
事稽則所展者功之倫繼稽言事則所稽者功之成事○王氏
曰既均其稍食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績歲終則稽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儷良而賞罰之
王昭禹曰典婦以功獻於后內宰則佐后而受之朝康成曰獻
功者九節之屬

賈氏曰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粗惡今言簠不言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其義○王氏曰小大比其制簠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所賞制不中度功不中程而又惡則在所罰

會內宮之財用

鄭康成曰計夫人以下所用財○王氏曰會內宮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賈氏曰正歲建寅之月○鄭康成曰均調度○王氏曰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

鄭康成曰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

子然其稱謂者也

○黃金曰均每歲以人之乘會行其北宮

耶於每歲之久則必會之於正歲之始則必均之歲終者周人之歲十月也正歲者夏人之歲正月也十月必會者謂正歲之終則一歲之功事已成食一歲之廩稍則宜一歲之功事可稽矣於是之時會之者所以稽其一歲之成效是故佐后受其所獻之功乃比校其小大與其簠良以行賞罰於是時又併與一歲之財用皆會之因一歲之費而責一歲之効如此其嚴正月必均者謂一歲之始則一歲之功事始施始焉不均其廩稍則終焉不敢責其成效於是之時均之者所以施其一歲之功事功事已施於是表揭禁令於北宮又從而糾其所守使無敢遊觀而去守以妨一歲之功事故特指王之北宮言之則因一歲之始而施一歲之事如此其嚴然則切切於內人之稍食豈徒然哉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種種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

賈氏曰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氣將興故云上春○鄭康成曰六

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

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

禘郊也祥○劉勰中曰種必生於六宮以其有土之道故生於六宮

種則凡九穀之或先種後熟或後種先熟者皆生之也觀詩人有

黍稷種種之言謂黍稷之有先後然則非指種種為穀明矣

有助祭之事建國則立市共祭服則親蠶耕藉則獻種歲終又受

後宮獻種之事則為后者不為無職立內宰之官或佐之或贊之

或詔之或正之如是其詳然先王之意不止此耳中宮之貢椒房

之寵命下大夫為之宰以治宮中之政令則制以天下之公法實

所以杜驕侈之原

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后妃母儀

天下而嘯嘯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

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共實於君子姓之官備

矣后方惻然遐想幽深側陋之間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

得則中夜不寐展轉嘆息庶幾得之吾嘗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

借樂而後慊后德如此則官掖之政一以聽后之所為奚不可者

今內小臣而下凡闕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上至於女奴曉視者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負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恩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士謂非士也用奄謂非士也以其所掌在內故也曰氏曰奄曰史曰徒○李氏曰周禮之內給奄皆不命官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或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或聞床第之言固不可以誣辱俊又渾敝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

愚按先王之時官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內膳其間後世不然宮中官則皆奄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橫而莫

制

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鄭康成曰命謂使令所爲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王昭禹曰正其服則后之六服所用不同正其位則祭祀賓客喪紀所以爲禮者其位不同。王氏詳說曰有王之服位有后之服位有王之命令有后之命令夏官大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內小臣內豎之於后其職一內小臣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是大僕之職與內小臣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是小臣之職與內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

者掌其小大僕小臣之所由分則內小臣所掌之若掌后之小命乃曰掌王后之命至其通令與凡小事則內豎掌之此足以見后之次於王矣况后之命而不言大命王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在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况其他乎。鄭鑄曰內宰於王之服位則正之而內小臣亦正之內宰正之於大祭祀之時內小臣正之於宮闈之中

后出入則前驅

史氏曰前驅者前訶肅衆。賈氏曰小臣是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賈氏曰祭祀賓客喪紀此三事皆有事則與后為擯贊。成曰擯

為后傳辭

有厥服焉

徹后之俎

鄭康成曰俎謂后受尸之爵斂于房中之俎。賈氏曰天子諸侯

初受尸之爵少主婦酌尸酌士婦於室中受尸之爵也。易氏

曰膳夫言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胾亦胾也尸與賓之胾

王其胾有饌饌皆有俎故謂之胾俎后亞王之禩獻瑞爵則其胾

俎一也徹后之俎而不言胾者胾以王為主后亞王而已。王氏

后之俎而不言胾者鄭氏謂后受尸之爵斂于房中之俎是亦胾

俎之謂也蓋尸之胾主與夫賓之胾主其俎皆謂之胾俎但胾俎

胾者屈其尊故耳不言

后有好反呼報車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易氏曰好車則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言問勞於卿

大夫之親者。史氏曰后之族有再后之族有親在四方豈得

治小臣親在四方謂大夫者卿大夫之屬也賈氏於

卿大夫亦謂同陳及之曰胡五峯謂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

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特用君哉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王

后可乎其疑是矣而未足也先王之政以端本澄源為先故擇配

之際必得賢妃貞女以配君子其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見於關雎尊

敬師傳化天下以婦道見於葛覃求賢審官而無險陂之行見於

卷耳於是內宰之官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

法教女御自三夫人以下莫非賢婦人況王后乎若是而外通諸

侯之懿親內交卿大夫之賢者不過助天子政治而已古者天子

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禮八豆八簋膳

始以正心誠意為之本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則政事

無一不善處不然外通諸侯已交群下相與連根固帶是幽后所

以三閭豈固公舊典乎。黃鈞曰世明皇時官用其事致顯德帝表

獻遺動以黃詩卒成大

獻非此內小目比美大

掌王之陰事陰令

鄭康成曰陰事群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未為於此宮

閹人王宮之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鄭原洽曰閹人司昏晨以啟閉。王昭高曰不以晨昏門名昏而謂之

者蓋守中門尤重謹於昏故曰閹人

恩按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惟雉聞耳此言每許者言中門據

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使墨者守。賈氏曰此章疏文

非御也衛氏曰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漢文帝廢尚別至晨

禁御也衛氏曰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漢文帝廢尚別至晨

禁御也衛氏曰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漢文帝廢尚別至晨

禁御也衛氏曰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漢文帝廢尚別至晨

禁御也衛氏曰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漢文帝廢尚別至晨

禁御也衛氏曰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漢文帝廢尚別至晨

帝遂暴死

或以為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曰每門義亦通

非為官

鄭康成曰園御死游離宮○黃氏曰游破池文王靈沼王宮嚴密

之地不得不謹園游之地何必如是此足以見內外一體皆所以

嚴一人之奉初不以園游而少忽也園游無間於王宮則燕游不

足以損德○薛平仲曰闈人專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蓋治朝之

外門於王內若不相關於園游亦非所及大宰列闈人於內小臣

之後且曰園游亦如之果何意哉蓋嚴於內者當有以防於外而

觀游之所尤隙之易以乘闈人於中門之禁凡喪服凶荒潛服賊

器奇服怪民皆有所不容入則離宮別死之所御其防闈杜絕無

異於中門之禁則外防固已嚴矣彼守人於此以相道內人女官

之出入內孺於此傳達內外之通令孰有不關於闈人哉今觀闈

其寡守之者衆居之者寡周公經畫之密殆不可以言語盡

掌守王之中門之禁

鄭康成曰中門於外內為中若今官闈門雉門三門也春秋曰雉

門及兩觀突○史氏曰中門之禁亦密於外門以其過此則是王

之宮庭使內官掌之謂之闈人以其所職專在守門若今所謂司

門是也鄭可農曰雉門外有卑庫內有應路故云於內外為中

應門五日路門路門一曰單門二曰華門三曰庫門四曰

闈人守中門之禁何邪以朝士之職辨曰王之五門皆有禁惟

衆庶罷民窮民皆在其所蓋外之二門耳民於此有禁而人若

門之內則應門路門非闈人可入故於此有禁○王昭夫

朝為也治守樂門之嚴於外而於治

喪服凶器不入官潛服賊器不入官奇服怪民不入官

鄭康成曰喪服衰經凶器明器潛服若衰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

釋名

凡賓客亦如之

賈氏曰賓客在宮中廟中謂若互食在廟燕在寢○史氏曰賓客之奉無異官廟亦宜肅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鄭康成曰寺之言侍詩云寺人孟子○賈氏曰此奄人按曰惟列人披自稱為列人明寺人奄人若彼則寺人必大掌其官不備男子正內安泰詩欲見國君先令寺寢若王之後一役五前則寢寢路寢○賈氏曰謂后之寢路寢若王之前一役五前則寢寢黃氏曰寺人內豎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與尚有之經不出不若負數蓋掌女宮戒令職事為不可已者已在此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女宮之屬○史氏曰戒所以飭其怠令所以趣其行○鄭鏗曰內

人或有出入寺人則以身相之以言道之其或不如法者又從而糾之○鄭氏曰糾猶割祭

王氏詳說曰內宰下大夫內小臣上士故內宰正后之服位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若夫寺人初非士不過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此貴賤之所以分也卑者不得統尊賤者不得賤貴

若有衰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

鄭鏗曰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以供其役使之事鄭康成云有司者宮嫗世婦春官之世婦祭祀賓客喪紀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故雖刑女以為役然下文又言佐世婦治禮事則指以為二

十七世婦愚謂康成指有司為春官世婦者鑿說蓋官御世婦以
御為之又以下大夫貳之爵位之尊幾與大夫宰小宰同列謂之有
司或幾乎輕上爵然則有司者乃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耳

佐世婦治禮事

鄭康成曰世婦二十七世婦人。黃氏曰內人世婦自治禮事而手
之事。鄭氏曰掌祭祀賓客喪紀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反為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
之

史氏曰前言戒令後言禁令戒者戒於未然禁者禁於已然先後

之序黃氏曰釋出言戒于外故又有禁止之令此又鄭康成曰
從世婦所弔若哭其綏親云掌弔臨于尊如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

內豎倍寺人之數

鄭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史氏曰今所謂小黃門劉執中
曰內豎奄之小者三代禮樂稱周為備六寢六宮之奄寺人內豎

其衆不過十人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鄭康成曰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
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史氏曰掌王及后之令故曰內外總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車則為內人文王為世子制於王季間內豎之御者曰奄之何傳矣故曰

鄭康成曰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賈氏曰按下世婦能齋祭

舉厥人從世婦而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

舉厥人從世婦而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

舉厥人從世婦而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

舉厥人從世婦而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

舉厥人從世婦而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

舉厥人從世婦而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

舉厥人從世婦而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

王所禁止者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踶及葬執藪器以從反弃厥車

鄭康成曰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謂朝七日及葬旦執藪器以從遷車

中為大遷葬前執藪器以從遷車
中持之往如墓則內懸下轎謂朝七日及葬旦執藪器以從遷車
依之故從若樂器振飾謂朝七日及葬旦執藪器以從遷車
器以從若樂器振飾謂朝七日及葬旦執藪器以從遷車
與此不手同者欲擄生時髮亦有之然王府藪器謂朝七日及葬旦執藪器以從遷車
注沐之器不為清器謂朝七日及葬旦執藪器以從遷車
史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謂其靈氣之無不之也故必求其生乎所
近之人所用之器觀夫冥漠之間苟未忘情庶乎其隨之也故用
內孺焉庶幾其以平昔而不忘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二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十三

九嬪

鄭康成曰嬪婦言確于夏九嬪以實從於主謂之嬪書於二女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不列夫人于
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鄭引昏義六官有三夫人以經考之謂非內小者指御此九嬪之禮事寺人從世婦治事無之惟夫一人其言八十一其為內外相敵之數未恐非周官大夫元止不止於夫二人十七世婦入十御妻亦恐非備也若一髮備女止以此名之王娶下此說從九〇薛平仲曰周官婦疑若一髮備女止以此名之王娶下此說從

言夫人多矣而夫人曾不列於九嬪世婦女御又不言其數三公固無官也嬪婦女御之以德進者不徒求以充位也內宰自內
婦職上于王親見則在官先立于並庸以祭亦不須成正
陳君舉曰婦人女子常與至尊幽居九重入弗得見驕養自恣無所不至故使之分職於六官附屬於冢宰而天官內宰春官世婦又得以參檢其事與夫婦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矣漢高之戚夫人子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袁盎却譴夫人坐文帝怒說以人鼻乃從使大臣得與內事其如是乎後世一女專恣而公卿附離之不暇尚何冢宰之能率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叙

于王所

賈氏曰婦學之法則婦人所學之法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成者故謂之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陸禮九嬪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內宰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內宰言其學之未

鄭康成曰

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九嬪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

以教九御○鄭冕望曰九嬪言教九御而不言教九嬪則世婦亦

誨內人○劉執中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為本而皆本於德○史

氏曰周南之詩無非外事離世君子內之為賢婦人德之為本固

有其為賢尚無其德徒有其言則婦有其長正華屬之也或未能下

最惟家之奈何足道哉惟其以德教之法必先於德三者二曰婦言者

言其心之聲心懷溫柔則言溫柔心懷正順則言正順○婦言者

惟屬之附詩以為制口籍之教以婦言善欲其寡訥也婦言者

者謂用禮以正其容也容見於身則動根于德德以正其心而禮

以正其容故能步武成于宮商動靜中於禮樂詩不云乎被之僅

僅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鄭經曰在衽綰綰易係以為

叔孫氏之季其有以事披髮即有帶神才足以自匡矣故律守廟

之祭祀邊豆之濯漑不可以不致其潔有王后之奉養膳羞之精

雋不可以不盡其心有祭服之玄黃歲功之所施不可以不致其

力有染盛之饋食薦徹之贊佐不可以不盡其禮○謂舉成曰婦

有賴於九嬪之教

鄭康成曰教各帥其屬者亦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

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叔凡羣妃御見之法月昃后妃其

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

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

遍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致制故月

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者○賈氏御謂之初無正文鄭以竟謂

息○史氏曰嬪有九三倍之爲世婦九倍之爲御妻各帥其屬帥之所分教者以時進御於君故曰叙叙者有節而不亂蓋氣血有限而顏色無窮苟無其節則耗殫隨之

凡祭祀贊玉盥贊贊后薦徹豆贊

賈氏曰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邊簠簋贊助也助后薦玉

盥○鄭康成曰玉盥王敦受禾稷贊玉盥贊王贊安石用其說乃謂下言贊

進而○鄭鏐曰故書以玉盥爲王盥王安石用其說乃謂下言贊

后則上言贊王言之序也以經考之大宗伯奉玉盥小宗伯逆盥

肆師表盥盛告絜凡此皆贊王也禮官當贊王則九嬪所贊者皆

贊后謂爲贊王非也○王氏詳說曰大宗伯云奉玉盥小宗伯云

辨六盥之名物使六官之人共奉之是玉盥之事非王后之所奉

然去盥者下書之其本祭有式宗廟德遠章有康也蓋盥乃乳

非無儀惟主中饋况邊豆奉承宗廟得不爲后之事乎至大祭祀

后不預則大宗伯攝而薦豆邊徹人醢人皆以奄與女奚掌之

所以知其爲后之事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邊是

已

若有賓客則從后

賈氏曰后有事於賓客謂助王享燕時九嬪則從后往九嬪之衆

之從王○鄭康成曰當贊后事

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賈氏曰大喪王喪○鄭康成曰亦從后帥猶追也后哭衆之次叙

者乃哭○王氏曰大喪外宗叙內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世婦

王昭禹曰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婦於天子備洒掃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鄭節節曰天官世婦以廣嗣。鄭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宮之宿戒名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內外。

○鄭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摺。反。變為盥盥盛。

鄭康成曰濯滌也。摺拭也。為猶差擇。賈氏曰祭祀乘履春人春。非也。是。鄭鑄曰所用之器則濯摺以致潔所奉黍盛則差擇。以致精先王之置世婦豈徒奉左右以為悅哉其所掌者重矣。王氏詳說曰少牢曰變人徹所如變人徹所如與少牢異故曰周之事為男子之職。周禮以女宮而濯摺世所以與少牢異故曰周之禮樂。

及祭之日涖酒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各取之身。齊。此者。禮。人。誰。王。及。后。世。子。共。之。及。終。均。時。也。婦。也。

總論

劉執中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屬夙夜厥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澆乃事又俾女御從而觀焉。蓋以婦人不事于宗廟賓客喪紀則不知所以事上之道使之豈獨致己之誠哉亦所以役之艱難俾盡其敬也。此關雎之后妃召南之大夫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而習之於後。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王使往弔。又。賈。氏。曰。按。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禮。致。禮。亦。名。為。弔。又。使。世。婦。者。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其。大。名。也。雖。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弔。祭。事。也。○。王。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總論

葉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見得故生則覆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褻以教其正弄之及以教其事既十年則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杲治絲紃織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執醴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之三月或教于公宮或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用牲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况夫王之比宮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甚者或取之倡優下賤如漢趙飛燕李夫人之屬是也曲禮納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屠家女也先王

化則百二十人首以燕人乃國之長至惟百禮而已
鄭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王昭禹曰預於燕寢御有收人鞭策然後遲速緩急不失節外有僕御內有婦御皆從婦學使之不失於教以正

掌御叙于王之燕寢

劉執中曰九嬪云以時御叙者朔望尊卑之叙此言御叙于王之燕寢者以九人長少為叙有貴賤所謂小御叙則有貴賤則下之在也○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王昭禹曰王在燕寢言王所此言燕寢實一也九嬪。李氏曰女御掌叙于王之燕寢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妬蓋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內無怨女子孫衆多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大傷和氣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嘆于室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而無

進御之路其情之感動如何哉

以歲時獻功事

王昭禹曰歲時者歲終之時典禮所謂獻功是也○鄭康成曰

絲枲成功之事御史曰嫁婦化給絲枲女功之常事
御家儀其事則其勤惰又有勸懲安

凡祭祀贊世婦

王昭禹曰祭祀之事世婦所掌女御預贊之事鄭康成曰助
其歸御女官也

大喪掌沐浴

鄭康成曰王及后之喪○賈氏曰王及后喪沐浴用潘浴用湯始死

為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之喪亦使女御浴

者按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之喪沐浴使婦人

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他物而已亦得謂之掌

古史記帝製折甲
各續之時使社女持而從之
○王氏曰后之喪持衾者女御以蔽

節后為事

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賈氏曰世婦象大夫女御
象元世婦象命數為節

世婦之數亦四人

女祝四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女祝女奴曉祝事者○鄭鑿曰古者聖王設重祭之官

絕地天通人神不相雜擾故無事於巫祝後世官廢神有不安其

所而為妖於人人有不得其安而祈福於神聖人在上因人情而

設巫祝之官是故在國祀之禮則有大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官

則有女祝以女奴曉者四人為之

入宮中爲厭勝之事耳是蓋未察先王之意古人通天徹幽明
動則有祭故食則祭先飯祭則祭先蠶農則祭先耆與夫祭行祭
門祭窳祭表貉祭先牧祭馬祖等類不一不惟不忘初之意蓋神
所在有之故所在祭之皆先王謹微之意所以自盡焉外朝有司
巫男巫女巫內朝有女祝所掌者大抵類後世淫祀祈望非福然
先王不以爲不可必設官以掌之者交三才之道也推其意不惟
祈福祥求永貞設而必若此者人臣愛上之祠華封之祝堯天保
之報上亦其義耳若曰人事既盡此等事一切勿講則非聖人之
意後世人主不脩人事祈望非福若秦始皇漢武帝之求神僊祭
武帝之奉佛法又非先王專神之本意

愚按疏說見女史後

女史八人奚十六人

賁也汨尔勿敢祝女淑麗妃嫄啟宋女淑麗嫄暗蓋聖妻酒之葉
曉釐者可也女祝女史各自列職其事略如春官大祝大史故上
聯嬪御與酒漿醴醢不同必非女奴也○劉執中曰女史八人蓋
擇嬪御之賢者爲之○張氏曰女史八人令執彤管在宮中書王
后夫人以佐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
懼而修德○鄭鏐曰古者天子有史官按說號故爲天子者不敢
有過舉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天道不齊無以舉天下之內治
故有女史

愚按婦稱

堂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王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之禮則有薦徹賓客之禮
則有獻酬其職女史掌之王后以禮動當以其職告王○鄭康成
曰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

內宰之所掌

逆內官

鄭康成曰鈞考六官之計。○賈氏曰謂六官所有賈用財物及米

書內令

鄭康成曰后之令。○賈氏曰書而會布六官

凡后之事以禮從

賈氏曰太史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此女史亦執禮書以從后

從王氏曰以禮籍○史氏曰施之於事曰治內政考女官以計曰

逆內官紀后之命曰書內令繼之以凡后之事以禮從則知后之

言動皆當合於禮是故戒謹於所不觀恐懼於所不聞則於禮也

庶幾其可書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三十

鄭康成曰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者婦人由已課彼作

之典故謂○陳君舉曰凡三官悉用上人先王以此人主奢儉所係

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害國亂政必不得已與內官相

關通如內小臣縫人之類則用官者耳○賈氏曰有賈四人者以

其絲枲有善惡貴賤則須賈也○史氏曰婦人女子嫉妬貪鄙驕

吝者滯佚皆起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今使之趨作不倦則心之所

存日在於此不見異物而遷正有賴於典婦功

堂婦式之灋以授婦婦及內人女工之事齊 晉

王昭禹曰式言所用之法式言所治之法所用之式則多寡之數

所治之法則精麤之度知其所為之法然後可授其為女功之事

齊 殷 周 禮 記 內 則 婦 有 賈 賦 則 或 有 禮 式 ○ 鄭 鏗 曰 或 謂 大 宰 有 婦

婦化治絲枲謂之任萬民則指民間之嬪婦言也今此典婦功之

官堂授嬪婦女功之事齊鄭康成謂祭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
若如是說則民間嬪婦皆授絲帛於宮然後為布帛官何給之哉
此言嬪婦九嬪也言婦即世婦也彼皆舉婦功於宮中宜給以
帛之齋非民間任化治之職者何以知之以其言堂婦式之內非
授嬪婦及內人女工之事齊推之可知蓋上言嬪婦下言內人非
王宮則非民間嬪婦之所化治明矣功惟賈氏曰內而不言及嬪
世婦有絲帛四德不備故及嬪世婦九嬪也
婦所謂內女工也及內人孫之於嬪婦
鄭康成曰事齊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帛其絲帛之物黃氏曰
事齊治絲麻之
及轉致雜費

乙段嬪婦功及伏賦功辨其苦倍良比共卜大而賈惜之勿言而習

易氏曰鄭氏謂授當為受非也當為授字謂授嬪婦功之後及秋
獻功耳○鄭司農曰苦讀為楹謂分別其繅帛與紵之麗細皆比
方其大小賈氏曰司農之意以與婦功是帛司紵半故分別布
其與絲麻唯主絲論其良者也與帛唯主布布為者也
史氏曰辨苦良工有巧拙也比小大功有等差也賈之者估其宜
之低昂書而揭之者撻其物以見凡目○鄭景望曰典婦功典絲
典帛皆揭買何也其亦曰省月試既稟稱事以勸勵百工之意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黃氏曰典婦功詔典絲典帛共之良好者入此典婦功獻之以侍
王及后之用故○王昭禹曰頒之于內府者所以待邦之大用共
四方使者及好賜之所用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於蠶一蠶所吐謂之忽五物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蠶之禮廢衣服悉備於方之士貢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度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一助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買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黃氏曰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為一府藏也典泉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皂○賈氏曰於官所用之以祭服不入典絲其成也絲解其物者謂絲之善且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此也○賈氏曰以其買揭之不與細○王氏曰以其買揭之防其藏寶貴時者若溫煖巨練帛清

鄭康成曰絲之貢少藏之出入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巨練帛清

分練五外備工皆以特長之

黃氏曰內外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賈氏曰上典嬪為九嬪世婦此注內工直云女也者按內宰教四德內自備不帶為絲

則授以素若文綉則授以綵絲○王昭禹曰亦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鄭康成曰王以絲物賜人○王昭禹曰賜以其所用者有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

賜予

黃氏曰鄭康成改良為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典絲典泉掌其出入典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大府之於內外府良功絲功練帛主則獻功之典絲之職功以絲為

為猶曰受良功蓋物之量有曰良絲視所為至美對若而功則良
為猶若為釐故有苦良之義對德而言則絲功與身功並與
婦功之所當者不相與絲功於此則與身功並與婦功之
功之受德於所謂婦功之音長後謂婦功之功有苦良耳○王昭禹曰
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司之政令政令謂給邦之百用
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此言上之賜予文非
特王及冢宰而已蓋王后夫人所用有在是矣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
成曰就○薛氏曰天子之中曰黼巾位曰黼依無非黼也天子佩
白玉而玄組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則馬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
之用絲者莫急於冕服黼畫則其服也組綬則其冕也在衣而績
在裳而黼黻之於裳則黼畫則其服也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
有二就成也曰組就者以組為就也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
乎黼冕之意歟○史氏曰朱綠元黃止為祭服而不敢他用知其
難得也

喪紀共其絲纁音組文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線纒著肝口基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賈氏曰
釋之文纁謂所我纁音用纁纁也設示著○大耳口紫○纁纁者
指士衣禮禮子云纁纁者組之事也云青與赤也○王昭禹曰喪紀
謂若若文纁纁者纁纁者纁纁者纁纁者纁纁者纁纁者纁纁者
有用絲以為絲纁有用纁以充衣極或用組文以為物之飾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音絲組焉

鄭康成曰謂茵席屏風之屬○賈氏曰上既言祭禮經所用者
謂若若少儀云枕几筭屏風者則上文注者禮也但上據祭禮此
經若若少儀云枕几筭屏風者則上文注者禮也但上據祭禮此

王所明若司几筵○王昭禹曰文織以文為織絲組以絲為組絲
之類前者長也
組所以為飾邦器之用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種別為計鄭同康曰各以其所○王氏曰典絲與泉

歲終各以其物會之防其以賤質賈

典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麻之未緝者謂之泉典泉所掌其物非一獨以泉名官

蓋麻為女功之正如鄭謂曰布有出於麻者亦有出於草者如葛

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以其躬歷女功知其物之難成則恭儉

節用服澣濯之衣固宜然言葛不言布者葛輕布重舉輕以見重

紿葛單之詩所以為巨祀之下而由公之官力先王宗本之官高

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

鄭康成曰緹十五升布抽其半者曰而細疏曰紵則字與之實而

者草與葛之屬凡可以為布者皆其麻草之物指其自然之質而

之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聚眾多草葛漬之屬史曰布

鄭鐸曰緹者布之細者縷者綫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自其已成言

之則曰布總縷紵自其本質言之則曰麻與草○賈氏曰以待時

頒功而授齋者典絲注用絲有四時之別此麻草所為四時皆得

也授齋亦如典婦功所注王昭禹曰授齋則授其所以○史氏

曰計其當用之時授以麻草使為布總縷等

及獻功受苦暗功以其賈揭而獻之以待時頒

鄭鐸曰苦功謂麻草所成之功非謂苦惡也指麻草所成者為苦

以見出於絲者為良功。見與絲音○史氏曰揭其實者物有等差

時頒者衣服賜予之時冬裘夏葛不可紊也。頒○黃氏曰冬服同裘

初賜其賈也。藉而服與。象以待。頒功受皆。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

王氏曰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者頒衣服賜予皆以物授之言

賜予而不言上以典絲見之○史氏曰歲終之會各以其物知其
出納之數

綴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教之以二事九嬪
又從而教之至於婦功則絲象一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
割紘髮牝而內宰佐尊燕勗助收辨班若練其重其誥善於如
此天下之務惟本之為貴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絲
帛苟不忘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邦之財用所
為足也

東轍周禮訂義卷第十四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史氏曰春官有司服掌

王之吉凶衣服今掌后之吉凶衣服者不得不以內司服別之○鄭

綱曰以內服禮於外為主春官掌禮故也王后入與辨別以正體次

內為主天官掌禮○賈氏曰奄一人者以衣服多須男子兼掌

與婦人同處故用奄○鄭康成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

廣其禮使無色過與女御女初女御同職女奴得與八十一衛同

薛平仲曰自上王后以蠶事先天下下及命婦內人以絲帛効其

功則女功之勤亦至矣人惟患己之不諳其勤也而後服飾之用

誠為多而不顧口舌有片體者為下陽川唇月之行反掌其父及

掌王后之六服樟衣揄錯狄鞠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反吐亂衣素沙

鄭鏐曰天子之服九王后之服六者蓋天子陽道九者所以取乎

陽數之極王后陰道六者所以取於陰數之中天子之九祭服六

常服三王后之六祭服三常服三王后無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

服止於三或九或六無非取法乎陰陽之義○鄭曰農曰禕衣畫

衣祭統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賈氏曰禕衣禕服衣也與禕而衣衣

劉執中曰禕衣色玄所以象地而配天子之玄袞天子大裘袞冕

以玄為質所以配天○鄭康成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

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搖

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絲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鄭鏐曰關

狄與禮記之屈狄之屈同知其屈於禮也屈論語曰君子於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翟為飾比之禕揄二服刻為雉服而闕其數耳於禕衣言衣而不言狄於揄闕言狄而不言衣者蓋禕言衣則知禕闕者亦衣也揄狄闕狄言狄則知禕衣亦狄也上下之文互見

鄭康成曰禕衣畫畫者揄狄畫播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史氏曰翟與揄皆雉取雉者象德也夫雉者其交有時內之所

守者正其羽五色外之所發者文質素而青仁義之全

曰以備下難

鄭康成曰鞠衣黃祭服也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

于上帝告桑事

鄭非事宗廟之服故不入祭矣桑○鄭司農

曰鞠衣白衣以潔信為主而服展衣以見王與賓客故其色自

見其誠信○王氏曰祿衣之色黑而緣以纁衣為王氏詳說此禮以

文以祿衣為男子所陳之衣此士喪禮之祿衣○鄭康成曰衛于王

以燕居

史氏曰鞠衣黃衣黃者中也親蠶之服欲天下取中也展色純白

衣者正潔之義以禮見王享賓客時服也謂之展者展禮所用也

綠衣純黑黑者至陰之義至陰不動燕居時服也謂之綠衣太質

無華以纁緣之也夫天元地黃蒼者地道妻道天地嚴凝之氣始

於西南盛於西北白者西方之色陰之盛坎再索而得女正北方

之卦黑者北方之色女之位凡此皆婦人所用之正色故鞠衣展

衣綠衣不獨后服之外內命婦亦服之

鄭康成曰素紗今之白縞六服皆袍制以白縞為裏使之張顯今

世有紗縠者名出於此公黃氏曰謂素紗以白練為縠未必然毛
非者為縠是當舉時延之服展衣出於此與司農合然以意求則
縠者為縠是當舉時延之服展衣出於此與司農合然以意求則
如書所訓有此服其制上無縠考夏則備冬與練得衣不衣多縠縠
為氏曰婦人以正縠也為先王以疏衣服之用六服所必高以縠縠
為氏曰婦人以正縠也為先王以疏衣服之用六服所必高以縠縠

線論

湯氏曰狄當作程程是首飾所謂副也禕禕屈鞠展袂皆衣名詩
云玼兮玼兮其之程也覺髮如雲不肩髻也今俗云程髻者是也下
文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獼縠是絺祥也鄭康成據此知展
是白衣然則袷衣黑展衣白鞠衣黃亦三色相次

王氏詳說曰王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掄狄又云君命屈狄再命鞠
衣一命禕衣士袷衣又云惟世婦命於黃鵠其他則從男子鄭氏
秘諷約布掄狄謂王后婦於黃鵠說者衞莊狄者論史克之荒布
且六服之制王后禕衣夫人而下無復有禕衣矣明堂位謂夫
副禕云者直謂魯設耳魯為上公之後得用此禮與二王之後禮
一同夫人掄狄則內之三夫人與夫諸侯之夫人亦掄狄矣侯伯
之夫人掄狄則子男之夫人屈狄矣此所以知君命屈狄為子男
之夫人言也子男之御再命故其妻鞠衣大夫一命故其妻禕衣
其士不命故其妻袷衣等而上之三公之國孤之妻當屈狄御之
妻當鞠衣大夫之妻當禕衣士之妻當袷衣矣侯伯之國上卿之
妻當屈狄下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亦當禕衣士之妻亦當袷
衣矣但秦火之後經無正文故說禮者亦無定論要之可以義起
史氏曰詩人以后妃服澣濯之衣為美今此所用六服之彩繪得
無相戾耶蓋六服者祭祀賓客朝王所用所謂禮服法服至其常

御者澣濯之衣可也

鄭鏗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三服無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鷩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已以王服之章十二推之則后服亦刻十二以爲節何則文質雖殊而合體同專法天之大數也

辨內外命婦之服

鄭鏗曰內命婦之服惟此三等外命婦之服視其夫之爵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絳衣或者謂在內之臣有公卿大夫士之殊在外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等二等之衣上不及三公之妻外不及諸侯之妻何也竊以爲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以次而推三公之妻宜報闕狄知闕狄和比秩人俛於之謙觀闕狄乃俛體豈不言其人之服則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展其下王后一等無禕衣而已三公之妻蓋如是也何則三公在朝屈於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屈而服子男之妻闕狄耳出封則宜加禮記有夫人屈狄之文又有夫人副禕之文夫人屈狄者指三夫人言之夫人副禕者指上公之妻或者又謂內命婦之服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綠衣然九嬪而上有三夫人自夫人以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者止於三服何也竊以爲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蓋三夫人之服自禕衣而下凡有二等有時而無狄亦有時而闕狄也觀禮經列九嬪世婦女御於內官之列而無三夫人之職蓋尊之也是故中官有后則夫人之禮屈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中官或闕則夫人之禮伸

而服揄狄與侯伯出封其妻則服揄狄之服同內司服之言辨如
此而已然所辨者有三等之殊婦人以純妾為末則一而已故皆

素紗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表喪雷

反亦如之

鄭鑄曰上文言掌言辨此又言共則非特掌之辨之又造衣服以
共之○賈氏曰祭祀共三種賓客共展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

賓客時○鄭康成曰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言及言凡殊貴賤也

春秋之義王人雖微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也臣之命者再命

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

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賈氏曰自於其家則降見道師註

與夫朝觀他則否命婦之服助祭於后禮亦如之獨特物曰主婦鬢髮衣袿而袿則其衣袿

袿則見上之袿不得祿衣袿故大夫妻不衣展衣袿而衣則袿衣袿此袿

袿袿所以見於○賈氏曰喪表亦如之者外命婦喪表謂王服

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王昭禹曰內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也共其所服及其死也亦

無以異於生凡內具之物則后生時所用紛挽線縵之屬亦共之

此事死如事生之意。賈氏曰按內嬪朝事與婦有此數物

縫入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王昭禹曰所謂女御八人非王宮八十一女御之數○鄭康成曰

女工女奴曉裁縫者○鄭鑄曰詩云揜揜女手可以縫裳女御於

王與后之衣服無所不為則縫入掌縫線之事女御製之縫入縫

之爲女御役也然王及后之衣服固非一任理豈二人之奄所能盡
縫哉然以掌王官縫線之文考之切意只是掌縫之線耳蓋衣服之
縫自有女御。史氏曰布帛之成可謂難矣苟剪裁不中度則棄
爲無用之物而紉縫亦倍費力矣先王知此然立縫人之官以司
之使之專其職熟其制則刀尺鍼鏤之未施其長短之程度已定
於習中於是役女御以紉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矣

掌王官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鄭司農曰線縷也。劉執中曰女御縫王及后之服者奄所以董
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摠之脩短者也王及后
至尊非女工可得度量

喪縫棺飾焉

初康成曰梓身流珠丸縮猶丸謂臣棺枕衣蕭帟又沂採麥薛者
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紉六齊五采五具黼要三載要
一畫要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
曰天子八翳諸侯六翳大夫四翳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
黻皆五列又有龍要三其戴皆加璧。王昭禹曰王及后之喪則
縫人縫棺飾不言王及后則蒙上文可知

衣反於記所娶甲柳之材

賈氏曰鄭喪大記注引漢禮要方扇以木爲匡廣三尺兩角高二
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柳三柳謂曰柳如方扇持之以蔽棺
木爲體用絲繡依纏之以。鄭康成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
爲飾故曰衣要柳之材也。賈氏曰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贈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掌凡內之縫事

史氏曰凡內之縫事奚掌之者知縫入於吉凶衣服之制度無不

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伯謙曰鍾氏滌羽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

固不可以兼外先王防微杜漸之意

薛平仲曰內司服之與縫人既皆以奄人主之染人亦宜以奄人

可也特付之命士何哉蓋縫線雖當便於內而采彰之正豈容便

便於內哉此染人所以命下士

掌染絲帛

劉執中曰染絲帛者染而後織者上也織而後染者次也

凡染春暴以練

之氏和春柔暑緝欲取色亦當暴泉黃以共惟暴室在惟取陳

曰春陽時陽氣燥故暴曬之

夏繡音玄

鄭司農曰繡絳○鄭康成曰繡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繡者

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玄上繡曰九六冕之服皆祭服當及盛暑熱

澗始澁研之三月而後可用練易可和釋故夏練玄之謂以朱澁研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練玄則考工鍾氏也其職曰三練為緇五入○王昭禹曰

秋染夏反尸雅

鄭康成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夏者其色也以夏秋為飾禹貞羽

賦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羽五色皆備成章。漆者擬以爲淺深之度，是以放而取名。曰有類

其六已下並爾雅文。鄭鑿曰：秋則氣收而不散，五色此時亦皆

秋深涼可以漆五色。王氏詳論曰：祭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畫

受采故染文明之色。事有五采，備之文，雖不見於考工，而畫

昭異曰：七月之詩，言八月載練，以裏衣，黃、玄、與、諱，不同者，蓋

之者，故漆五色，秋則文備而成章。

冬獻功

賈氏曰：繡、玄、與、夏、紛、落，至冬功成，並獻於王。

總論

鄭鑿曰：禮記言居蠶之事，謂及獻功之時，則朱、綠、之、玄、黃、之、以、爲、

黼、黻、文章、祭服之色，皆後宮所爲。此專責染人之官者。蓋后官

所染者，專以供王之祭祀。染人之官，則供國家之禮事。其染不一

種，說在《意》、《禮》、《斯》、《而》、《正》、《此》、《漆》、《木》、《持》、《說》、《暇》、《耽》、《迄》、《板》、《楛》、《僂》、易又曰

掌凡染事。

易氏曰：掌凡染事，不特絲帛而已。史氏曰：天下之染，必因草木

土石而成。布帛線縷，先王取其色以配四時之宜，以定上下之分

皆所以爲禮。然先王取色以爲禮，後世因色以起妄，故傳曰：五色

令人目盲，使知所謂色者，出於草木，土石不足爲焉。吾損益則目不

盲而視天下之色，姑以爲禮設耳。此周官之意。

追丁回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詩云：追琢其章。工，昭異曰：掌后首飾

飾，美之事，而副編也。

薛平仲曰：服飾既有以謹諸身矣，則俯仰於一身之間者，首服

履尤不可有一之。或更嘗疑周官於王之五冕、掌之政典之弁師

而追師儼人掌王后之首服服儼領於大宰何哉大抵君尊之分
固臣下之所易嚴而婦飾之美則人情之所易誘夫上而飾之於
首追師有定式下而飾之於是儼人有定制不主谷奄人女奚之
屬而主於外庭之命主不分屬於政典禮典之官而領於天官大
宰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在是固鐵案之必謹歟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反與次追衛筭

賈氏曰掌王后之首服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也

愚按婦人之副翟比男子之冕婦人之次比男子之弁婦人之

纓筭比男子之玄冠婦人之髻比男子之冕

鄭箋曰副之言履所以覆首鄭康成曰禮記云君卷古木冕立

于衽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然則身服禕衣首乃戴副也康成謂其

鬢眾縹之姑緇謂之髻紵謂之副王昭明曰后之

戴編也次者次第其髮髻也詩云髻髮如雲不脣髻也正謂此耳

康成謂之服以見王然則身服祿衣首則戴次服六首服有三蓋

者飾之下惟祿衣可配以副惟祿衣可配以次惟祭服有衛垂于

副之兩旁當耳其不以紬垂瑱左傳所謂衛純詩人所謂玉瑱可

用詩人又云副筭六珈者蓋自其冠言之則用衛自其髮豆則

以爲之矣史氏曰衛其飾特所謂女子許嫁笄而字是矣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鄭康成曰外內命婦衣衾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鄭之

及內外命婦首服者所除亦編與次而已賈氏曰以待祭祀賓客

亦謂助王后而服之。○史氏曰：祭祀所以見祖廟，賓客所以尊所尊，故首服用焉。以明非祭祀，賓客則不用之。未必飾。○鄭康成曰：內外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髻，衣袷袂，牲饋食禮曰：主婦纒笄，笄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盥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袂衣之袂。

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笄，經又加之，以致其共。九嬪外，內婦所用亦如。祭祀賓客之禮，故曰亦如之。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史氏曰：傳曰：履雖新，不加於冠。古人賤屨而貴冠，所以明上下之分。此屨人必在追師之後。王有弁師，后有追師，王有司服，后有內官。履冠冕衣裳，無非各有其制。闕於屨，大槩止者，取焉不乘，曠止之而屨則無時不用也。○徐卿曰：履之方以象地，乃列於天官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屨雖方而陰列於天官，是天道可兼於陰。

陽

堂王及后之服屨為赤烏黑烏。

鄭鏗曰：服不同，則屨不同。屨各隨其服，故曰服屨。○賈氏曰：后三翟，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以三等之烏配之。玄烏配禕衣，則青烏配翟衣，赤烏配闕狄。○鄭鏗曰：王之烏三，赤為上，亦有盛陽之色。表闕明之義，后之烏三，以玄為上，玄者正陰之色。表幽陰之義，王冕服則烏，后禕衣則烏，王赤烏之下有白黑，后赤烏之下有赤青，二烏此為赤烏，黑烏特言其尊者耳。并服并本也。服言并則曰則曰服也。○湯氏曰：禕曰白，屨復下曰烏，凡烏之必有屨，屨外

又加以烏故云複也屨之與烏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屨同色也
周人衣服大槩三色玄青黑緇之類為一色白素之類為一色纁
赤黃之類為一色此三代所尚纁赤周也白素殺也青黑夏也纁
亦為上白素為中青黑為下故儀禮爵弁纁裳皮弁素積玄冠玄
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玄冕五曰絺冕又釋文絺本四曰絺冕
絺麻衣纁芻衣也詩云纁衣如璫麻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
但周人盛服不用白素故為無白者自漢明帝時諸儒議讀尚書
始為山龍華蟲十二章之飾而冕服始自玄衣纁裳故鄭康成謂
冕服皆赤烏宜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後漢輿服志參
攷之知漢儒衣服非復周制康成蓋時學耳

赤纁

於力黃纁青句辨

御鞞女力纁赤之列謂之饒饒頌老拘謂之駒赤纁紫其父裘烏之
飾如纁之次故也若夫黃屨則白飾白屨則黑飾黑屨則青飾知
其然者屨之飾如綉之次故也但言此三者見其他猶有烏玄相
考也考工記言畫纁之事青與白亦與黑玄與黃相次也赤與白
白與黑黑與青謂之綉烏屨之飾蓋取諸此○史氏曰赤纁屬所以
純為與男子之服詩所謂王綉
屬屬黃也道陰以黃為與婦人之飾素屨青屨也
所屬是矣有黃纁所以飾
動動也青綉所以飾素屨青屨也
所屬是矣有黃纁所以飾
屬屬黃也道陰以黃為與婦人之飾素屨青屨也
所屬是矣有黃纁所以飾
烏上公服冕則烏周公衮衣而詩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是也諸
侯服冕亦烏詩云王錫諸侯玄衮亦烏是也其他則皆屨而已先
王正一身以治天下正一家以齊四海一身之所履萬民之所取
正一家之所行四海之所隨衣裳之制俱有自然之意義况烏屨
致飾於步趨之際可無其義乎故纁之名則取致意應物之義納

之名則取拘制其身之義皆以為行戒跬步之間皆中禮節則下而目民敢不取法哉

素履葛屨

賈氏曰自亦烏以下夏則用葛為之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履下者欲見素履亦用葛與皮也○黃氏曰王與后皆有六服屨人六履其下又有葛屨鄭引喪禮又皮屨夏葛屨其意謂葛屨獨施於凶服耳屨人末言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氏遂云祭祀而有素履葛屨惟大祥時恐非此正明葛屨之所當用葛屨見於經者多不獨施於凶服六服六履其言出葛屨似對后服素紗為當暑之服士喪禮冬皮屨夏葛屨皆有纒絕無他義直以寒暑之宜耳然則屨人所謂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者亦為寒暑之當變故大裘於朕衽濡凝純於夏室賔釋彩釋亦施衾與祭朱詞黻衾假瑜然典禮豈有當暑而服寒者若言於則用亦烏黑烏功履喪屨散履此隨事之所宜

王氏詳說曰鄭氏於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屨人其說鑿矣且玉藻所謂享天子諸侯衣服冠佩等制其詳未嘗及為屨不過曰在官不俟屨又曰童子不履絢又曰弁行剡刺起屨又曰退則坐取屨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異屨曰履纒屨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為王后與服屨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為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亦烏韋弁皮弁則白烏冠弁則黑烏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禕衣則玄烏揄狄則青烏闕狄則青烏何祭服之多而烏之小耶何后服之小而烏之多耶謂后之鞠衣黃履展衣白履摯衣黃履何王之屨絕無而后之

屨有許多耶况經有赤烏黑烏而已鄭氏乃有白烏玄烏青烏焉
經有素屨葛屨命屨功屨散屨而已鄭氏乃有黃屨黑屨白屨焉
經有赤纁黃纁而已鄭氏乃有纁必有紉純言紉必有纁純三者
相將焉又以烏之飾如纁之次以屨之飾如紉之次不知又自三
其說且既曰復下曰烏禪下曰屨今以白屨黑屨為屨之飾如紉
之次又以纁屨為烏之飾如纁之次是以纁屨而纁焉又以爵弁
為士之祭服故尊之以為烏其說愈不可曉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鄭鐸曰命夫命婦隨其命而有屨謂之命屨當辨其命之數使無
越制而亂其序○鄭康成曰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
以下纁屨而已外命婦孤妾以下則有命婦九章以下不得服焉皆
自稱衣以下故曰獨異屨亦婚也亦猶雜斷神也故曰異屨亦其
於孤姓大夫具曰獨異屨亦婚也亦猶雜斷神也故曰異屨亦其
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鄭氏曰命夫
夫去屨皆以赤烏為命焉以下則有章大夫升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
命屨命屨人而言其屨孤有大夫則有章大夫升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
亦然也○史氏曰功屨以人力為之若掌裘之功裘是也散屨不
加功飾所常御及喪屨也○王氏曰散屨則裘記無約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王昭禹曰以宜服之者冬隨其時與軍之宜而服之若夏則葛屨
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宜若吉祭用亦為黑烏功屨喪祭有素屨散
屨此隨事之宜

總論

陳君舉曰王及命夫之服司服掌之其冕弁師掌之而皮宗絲屨

皆藏於天官既成而頒焉冢宰制其用而宗伯受之以共服御也
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
禁錢不調之大農而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輪不過十筭其後浸後
齊官至歲費數百萬而東西織室官之費五十萬貢禹奏罷之東
都織室不別爲令以其令丞屬御府蓋稍省約此晉宋改御府置
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太常尚無軍輿衣服之辨况御制
自冢宰乎○車服旗常之類太宰得以會計其財物則用度不至
於亡藝禮官之屬得以辨其禮儀等級則所謂用器兵革不中度
終無有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綵
後世或無故亦稱曰夏翟御府夏翟詭據葬列車板如稱詭類依難
生故以采色各官○豐臨曰夏翟詭據葬列車板如稱詭類依難
鏗曰此事非常有之事車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於此
者亦見當屬於天官故耳○黃氏曰夏采掌復無他事也特建一
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也曾子曰啓子手啓子足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宋穆公曰若以大夫之
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責盡矣復
于四郊必以四人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鄭司農曰復猶始死招魂復魄○劉執中曰王之喪見生常服之
奉享乎太祖之廟者也王之太常生常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
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爲復而奠測其神魂乘往也故或以其
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

安私

用其所暱而常侍者皇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而可生者

也孝

子盡愛之道無不至是以夏采復於大廟也復於四郊也祭

僕復于小廟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也降于地氣無不祭也禮記

謂所服之冕服而卿之車駟呼而視其氣無不祭也禮記

招以附于形體而復生非受其識者能如長乎口禮事曰夏采

且依注說

總論家室官屬

易氏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分而論之大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官刑而正其治於官闈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正其位於朝廷之上以至詔誥詔伯斯虢以輔府君德而紀群臣勸懲匪匪冰炭衆石期正心之端也猶以為未也以人主之尊不以厚其負無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官自膳夫而下主膳若饗亨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漿醢醢之物官人而下主宮舍幕帶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國脉始有所持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矣而人主之心自視敵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大宰者莫不有一定之式王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法式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法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為人主脩身之端也猶以為未也蠖復蟬蛸

深嚴邃密親公卿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故王者皆以
法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
於內官之選初不過取而輕擇內宰下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
功絲景縫浣追屨之官亦皆上士中士下士爲之小夫儉人不得
廁迹其間閹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鳴璫曳組舍天
憲而握王爵者官盡朝者輩均一體而萬物咸理是又所以爲人
主齊家之端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
家大宰皆得以道揆之以至循衛扈從洒掃使令之徒寢處燕息
沐浴節醜私徇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大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
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內外無壅隔之勢此大宰佐王

之大者聖人治國乎天下之本見於此矣

陳君儼曰濂齊一職雅馴御紙野貽祥也吹耳割環衛令之工訓
以此等與天子勢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佗卿不能誰何所以冢
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勳衛尉以供奉之人分
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

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爲三四矣

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主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矣自
官人掌舍而下今皆收入修內司矣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收入
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下今皆御前供奉官爲之矣大抵先王
所以朝夕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於天
子所以自奉養於外朝者稍稍引入試以通典故之可得一二焉

東坡周禮訂義卷第十五

地官司徒上

鄭鑄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所
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氏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辨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
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項氏曰極無定位隨所在而見稷降播種以為民極故詩曰立我
豸民莫匪爾極禹治水土以為民極故書曰惟皇作極此六官之
首皆言以為民極也

鄭康成曰教所以親曰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鈔曰
曰先要洪水之患舉舜而放治焉舜使契為愚安安爰不導下兩

講父子馭作長勿雜處雖有孝悌之性而不知申於是強之知
援也且天下之民耕食饜飲霖霖塗足雖有恭敬之端而不知

詩書禮樂正之以德行道藝而人心從之也難故辨五地之物
生則民以安土重遷而後因五物以施十二教則民以不失其

出而後授之以井地則有常產者有常心職之以比閭族黨則
始以孝悌為本然師儒朋友大訓也而託以保息之法則民始

以德行爲固有几此皆安而擾之也

教宜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
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薛平仲曰先王以命卿而掌印數以中大夫而掌

日司徒至職以何處大抵散民之職其所以致其職也其所以

致其尊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授邦國

鄭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王氏曰即天下土地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建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

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

佐王安授邦國在者著其大畧而已若方國血為之圖其詳焉左氏曰也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掌教則為之

圖者在安授邦國也司馬掌政則為之圖者在禁暴平亂也在安

授邦國必度疆域之廣狹計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多寡凡

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加詳焉自方國各為圖上之司徒則曰天下

之圖大司徒因方國所上而建為之圖則曰邦圖小司徒用以斷

地訟者此也土訓因巡守而道之於王者亦此也司書掌邦之士

地之圖則不及畝外矣若夫為禁暴乎亂設必記形勢險塞可以

講攻守之宜道涂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駁輕避難而

就易則加詳焉大而職方有天下之圖小而司險有九州之圖與

司徒所掌復不侔矣在司徒者天下可得而見在司馬者人不可

得而窺也

鄭鏐曰各字當治典序言均邦國經言治邦國宗伯掌禮序言和

邦國經言建保邦國司徒則同謂之安授者善治常惠於不均不

有以均之無自而能洽故既曰治又曰均禮典之意則在於和禮之缺則非特和而已惟禮出後直曰建邦國保邦國以和言之無以見其能建之效以建言之無以見其能保之實故既曰和又曰建曰保也若夫教典之教民或因其自然之性以教之或拂其不順之性以教之所以不出乎安擾之言也至政典不過乎其不平刑典不過詰其有罪意亦如是故刑典皆曰詰邦國政典皆曰平

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或廣或曠輪之數

鄭氏曰周徧也九州揚州豫州青州雍州冀并也○鄭鐸曰馬氏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者指其橫言輪者指其從言王制言東西長而南北短惟其長故謂之廣惟其短故謂之輪以圖而攷其廣輪則或千里而遠或千里而近舟車所通人迹所至之地皆可數

計矣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鄭鐸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合則為五地之名分則為十等之異不辨其名無以別其肥瘠燥濕之殊不辨其物無以知其亦黑黃白之壤不按其圖何以辨之山林一耳山則包土石之名林則因其竹木而名之水注瀆干川則流而至海澤則瀦而不行詩曰陟彼阿丘則丘為大又曰在彼中陵則陵為小墳小崖也如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也左傳所謂行沃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原隰底績詩云于彼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名物則知其所宜矣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洫之

鄭鐸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可建都鄙其數則知王制

畿內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不辨其數則地不足以容其國而地至於不足國不可以居其地而國至於有餘○林氏曰制邦國之畿疆以地理而制之有五百里至百里之別制都鄙之畿疆以室數而別之有上地至下地之別黃氏曰凡邦國都鄙之別皆為之界域非也九畿分監東交不待建邦國而後正諸曰封畝黃氏曰溝封畝謂於封畝以爲田園與云封起土界○史氏曰邦國之數辨矣然後制其疆以限之制其疆以守之深池以為溝高壘以為封民受地以居養生喪死之無憾所謂先成民也○愚按此特自王畿推之於侯邦凡所都之地謂之畿疆為溝封使各有限域不得以相侵耳

設其社稷之饋肆鬼而謝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鄭康成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曰考錄社者土上之神功於土死醜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百五穀之長正稷以表神名故號稷為荒時假官上陳禮之事有功於民既已謹

后土及田正之神故云社稷

愚按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稼故祀以為稷及左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烈山氏有子曰柱為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杜佑以湯為早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至周祀社所以安

土而配以句龍祀稷所以嘉生而配以后稷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鄭氏曰壇壝與媚埽也大輿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外設勝園

與其野

之社雖其外又有壇焉。然四。史氏曰不屋而壇。賈氏曰封人云。而。愚按。壇。累土以為高也。

設王之社。遺者彼官。主設。大司徒官。尊宜主其制度而已。

鄭氏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賈氏曰。謂田主者。謂

藉田之內。依樹木。而為田主。鄭云。田神者。謂社。社。田正。先農。與社

一也。鄭意。以田為司。禮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依。鄭。鑄。曰。國之所以有

祭。專可以及。罪。故。依。田。正。則。社。特。牲。司。當。一也。鄭。鑄。曰。國之所以有

之。同。壇。共。社。耳。田。正。則。社。特。牲。司。當。一也。鄭。鑄。曰。國之所以有

立者。有社稷也。農民之所以祈報者。有先農也。故壇壇不可以不

設。田主不可以不樹。愚按。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

所歸。向此先王。係人心處。薛氏曰。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

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

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為那

國都鄙設耳。賈氏曰。各云者。愚按。社。稷。皆。國。都。鄙。中。見。社。人。

鄭氏曰。所宜木。謂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

王氏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既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

宜。公上欲有所欽。不視而見其木所出。

以土會之。溝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曰。會計也。項氏曰。總計天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定其

數。然後分其所生。或以為計土物多寡。或以為計貢稅之法。此皆

土宜非所謂土會也。鄭景望曰。會計。謂為會計。言序曰。此正

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此正

土會之意。黃氏曰。土會之法。九天下之地。不出此五者。賈氏曰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形類有

異。曰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物後言民。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阜。物。其。民。毛。而。方。

鄭氏曰。毛物。貂狐貉貉之屬。縵。毛。者。

皆木氣也民毛而方非木之形乎偏於水者故動物鱗而植物膏
皆水氣也民黑而津非水之受乎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
之勢皆高峻而上得火之性爲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騰上木之
蹇者皆火之就燥民稟則火性之圓民長則火形之銳丘陵非火
乎哉墳行近水而非水金之近平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貴乎地
地得金之性爲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物以庚生者金之芒利民
智則金色之白民齊則金形之薄墳衍非金乎哉至於原隰則積
土而高平下隰之地也贏物得土之性故其行重遲其形外見叢
物得土之性故其枝繁盛其葉條暢民之豐肉則土之厚民之卑
短則土之下土會之法辨爲五等治亦五行之性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王氏詳說曰上云五地此言五物蓋以形言曰地以地所生言曰
物○愚按風土所生山川所孕剛柔輕重緩急隨地之宜習俗不
能不異情性不能不偏旣曰因其常則不易其俗可也又曰施
十有二教何哉自昔聖人以五豆之教秉民之俗以五受理 齊俗
之偏順其所安而爲之節文焉因其所性而爲之導導產焉若陳
楚之信巫重祀因而教之以祀禮則俗無淫祀矣秦之重_言尚勇
力因而教以陽禮則俗不闕很矣衛之俗溺於淫因以陰禮教
視則民自不怨魏之俗簡於恩因以樂教和則民自不乖侈詐
者導之以辨等之儀輕薄者示之以教安之道推劑者裁之以
由中棄替者善之以相恤由其有衾漏之風則以度而教之節
順其有稼穡之風則以世事而教能王制所謂一道德以同風

者推其本官其在乎此

鄭經皇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親○鄭錡曰民之星辰發不中節者由不知和之理也少以樂禮
之常使○蘇夏之常備不和安有樂○常節之樂乎欲知和○防血氣心知之性復喜怒

五百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劉執中曰五禮之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尊卑之儀立則臣

弟不敢啖於其兄夫婦之儀立則男女不敢亂於其守○鄭錡曰

禮制而借寐無度者以不知乎上下之等○鄭錡曰耳欲其不越以儀

辨別則民爭取禮越乎制度○鄭錡曰

王昭禹曰樂統同禮別異同與天地合其和異與天地合其序以

樂禮教和所以為同也而患於不能別異故儀以辨之也聖人因

之以立天下之儀推之以辨天下之等此民之所以不越也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鄭康成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易氏曰有窟室

墻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偷目厚○王

曰生於彼者安於彼長於水者安於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凡習

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則民各從其

所以倫生而無久廢之意常至於朝不知夕者以不知乎安土之樂

味且服利用備器各安其俗之故常則孰敢有偷生之心哉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貳

鄭錡曰民之所以肆其凶暴以安害其里閭親族之閭者以其不

知自歸乎中道也以刑而教之示以五刑之禁以懲其所行之不

中則安敢為凶武之行哉刑所以輔教豈言皋陶明刑而曰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則刑可以教中也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黃氏曰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愛其事也詩曰馳驅征夫

每懷靡及之○鄭鑄曰民之所以當危不辭規人危難不趨赴而救
辭則以相黨之義使之患難必相救矣病也
字詁以相黨之義使之患難必相救矣病也
而歸之也出則無漫令政期矣息何由而生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康成曰度謂宮室車服之制○王駟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有制械用有宜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鄭鑄曰夫民精則貨財難然常有不足之虞者以其用禮食者要及于禮效知多寡之有愛安敵無自足之心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鄭康成曰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賈氏曰齊語管仲云士之子當為士工之子當為工商之子當為商農之子當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父祖所為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

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謹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謹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康成曰庸功也○鄭鑄曰賢有小大爵有尊卑以賢而制爵則賢之大者其爵尊賢之小者其爵卑爵當乎賢民知以賢而得爵豈不謹愴厥德鄭庸有小大祿有厚薄以庸而制祿則庸之大者其祿厚庸之小者其祿薄祿當乎庸民知以庸而得祿豈不勉興厥功勳制之得宜則在上之人而已○十事皆言教二者不言教蓋示以教之意非教而實教之也○說者謂司馬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以制為言何也蓋詔告也○羣臣有德是功宜得是爵是祿以言詔上而已若夫教民之道隨宜輕重以示勸誘故皆言制則權歸于上矣十二教之序先祭祀而次以禮樂所謂先之以敬遜道之以禮樂也終之以爵祿則教成而用其賢能使民知為善之

車軌○史氏曰使民興能之則教成矣

鄭鐸曰舜之時司徒所施者五教而周則十二者蓋非五品則十二教無所施非十二教亦無以訓五品視聖之所被教者實相為表裏也

以土宜之澆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鄭鐸曰或曰堯之九州舜肇為十二自夏商而來復為九州久矣故職方氏所載者九州也土宜之法所辨者十有二何耶余聞之師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吳越元枵為齊燕崑崙為衛降嵒為魯大梁為趙實沉為晉顛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司徒之所辨者殆以分野所繫而辨之耳劉氏曰十州各有疆如職方氏所掌耳周禮合十二州為九州然不從析木十二區官被職方氏所掌耳則正其在析木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王昭禹曰十有二既分東南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

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偏勝其形有高下肥瘠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別則土之所宜固不齊矣因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謂土宜之法○王氏曰名所以命其土則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其土則青黎赤墳黑墳之屬勝氏曰所謂名者青黎赤墳鞠康成曰相猶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鄭鐸曰物生於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為一定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別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於此土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庶繁頓宣而無水噴所居之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沉溺重膇而有癘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害使之澁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

時而可求耶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王昭尚曰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有餘不足皆非天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天地於此乎合土播於四時所以生長收藏萬物一時之氣不至則偏而為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四時於此而交通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偏於陽則多風偏於陰則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後陰陽和而風雨以序而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之和不成則反傷夫形惟得天地之中則無絀陽伏陰陰陽以調而不乖合以體言交以序言交以時言和以氣言如此則無乖矣之氣無癘癘之災有生者遂有形者育萬物阜安以之建國適其所矣

鄭鑿曰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為根本然後建邦國造都鄙大司徒之職蓋周公記其作洛邑之制以其掌天下之土地因而載建國之法耳非謂常有建國之事也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鑿曰不千里不足以受諸侯之朝故制洛邑之畿方千里取法於日中之徑圓也○鄭康成曰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國

允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

史氏曰土圭之法所以測土深正日景景則言正日景之法詳矣今此言測土深之法夫地之肥磽正以深淺言也允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磽石磧惟土面有膩土則肥土肥則所生之物美好豐殷矣土圭測其深淺而知其肥磽而為公侯伯子男封疆之等差下必曰食者以土之所產言○易氏曰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彼王國

之法以定東南西北之勢然後爲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爲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若成王於魯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官王錫韓侯其追其貳奄受北國因以爲伯於召公曰錫山土田于虜受命而已孔子曰夫顯史者首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目也則是顯史主東蒙地以附庸而屬於魯推此而言魯以侯爵得旁近附庸小國地則廣矣故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然周官所說亦據有附庸者言之未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爲五等土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則有功無功者有差等矣然則天下有附庸諸侯少而無者多蓋如是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職責有所附而不廢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牧伯也伯子男得附庸者必連帥也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二牧維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知鄆邾有費濟宋有蕭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漢之郡刺史唐之按察使本朝轉運使副皆其遺法耳

愚按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之司農東萊陸佃皆同

陳君舉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母過三等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之有故大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雖周亦三等也而司徒寮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爲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爲男以待削地之罰蓋所謂有功者取於閭田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閭田以傳及之魯錫附庸而鄭管失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是已然終周之世若公若男往往設而不封故稱公者一宋是已自齊魯晉侯也虜公虢公則管爲三公之後者耳稱男者二許宿是已自邾莒晉子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耳今見於注大抵公一位侯伯一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侯伯則曰如諸侯諸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替自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則周亦三等較然著見矣先儒謂周公斤大九州更置五等妄也強幹弱枝之道雖聖人不敢廢今天子之畿方千里謂之萬乘而內諸侯頗食采於其中顧於方五百里封公可乎職方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公男則百男蓋假設言之以是爲建國之率假如九州州方千里大之封公不過四國小之封男雖至於百男可也是謂衆建而小其力苟如先儒之言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先王猶懼三等之勢相差殊而不輯睦是故公負重食之者半子男負輕食之者四之一其見於傳大國若衛既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又取於相土之東都必魯王之東蒐小國若鄭則無賦於司馬慮之詳矣而說者不察以爲魯頌奄龜蒙居常豈齊管仲託大公之賜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比至於無棣非百里所容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尊自東遷滅國不知其幾至孟子之時而後及此曾謂周公實爲之耶魯頌齊管仲之言則二國當爲州伯至其後世常以爲美談也

愚按此說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齊常州之說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爲不同蓋如是說則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於王制所以陳止齊受謂益一男之地爲公以待加地之賞也

陳君舉曰侯甸男邦采衛大侯方五百里則封侯然五百里之中亦或封男成周之制亦取其便利非謂封侯之地不可封男載然

不亂知書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亦不知是次第整齊愚按封建里數獨周禮詳言之孔子僅言道千乘之國至孟子時周禮已亡其詳不可得而聞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周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將以抑當時吞并無厭之心漢儒信之故依王制皆祖述其說以爲實事如以爲然千乘之賦五百里所能容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書言分土爲二安知非井田法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三等以此爲封建諸侯之證恐不可餘見職方氏黃氏說

陳及之曰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所以然者以諸公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內附庸其權任重六權重則其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百里附庸其權

任輕矣。權輕則真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汰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若以為小太多寡之別。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不從晉之賦。調裁若畿內諸侯。則輕重二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子產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愚按此你地貢輕重之差說

鄭鑿曰食者半食冬之一食四之一者論其可耕之地也。觀大司馬云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司勳又言凡頒賞地三之一。食皆謂可耕而食之地耳。五等之侯封在畿外不能如造都鄙計其一易之地。第總計其可耕也。如封公以五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半。侯伯四百里三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三分之一。子男二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四分之一。蓋其地或皆山川林麓則不足以養其民。然地又不能盡可耕。故因其節之。高下而計之。德尊者國大而祿厚。其人民衆故食與不食之地各半。德卑者國小而祿薄。其人民寡。故三之一則不食者二。四之一則不食者三。先儒所言有可疑者。未敢以為然也。

愚按此你地有幾畝之等說

葉氏曰封疆多而食者多。地勢則然而鄭眾謂包以附庸。鄭玄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國之用。而後貢其餘。允矣。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過塞封疆言安得盡可食之地哉。

陳君舉曰古者子男小國只得聽命於侯伯。侯伯以其朝聘貢賦之數歸于天子。自周制子男之國不能盡歸之京師。而後世乃自判司。澤尉。盡歸之吏。却宜其多事也。宣王中與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周時尚有千八百國。知必盡至京師不特不可行。其勢必至煩擾小國。何以堪之。

林椅曰五等之國計其封疆都鄙室數五百里其食者半則二百五十里也四百里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百三十里有奇與百里也二百里與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五十里也此計食者蓋授田之實數猶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也都鄙制以室數而為之封域其餘夫則授田於遂人五等之君得食其食其外亦猶遂人之餘夫

總論封建

林椅曰竊以大司徒職方所聚圖數乃是土地民人品量而為之分守故受田之制見於都鄙都邑之制見於井牧是封建始於井田井田成於封建也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又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則是家有百晦二百晦三百晦獨計其室數以為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於其地而繫其室數也至五等之國乃計其封疆言之而其食有差蓋愈食者猶都邑之定數其封疆之內亦猶遂人之野故遂人有疆予之法而邦國之政亦以田野闢為功要之田計家而不必井國計四封而不言家其定為五等之國者所以正司徒之封域其畫為九畿者所以施司馬之政職分為九州者所以成九牧之維也其山林川澤不以封在司徒之屬則有虞衡之官在司馬之屬則有山師川師蓋邊師辨其名物而以封邑者惟丘陵墳衍原隰三物故也大要中為國都外為縣鄙皆實定而不易者其間縣民以鄉頒田以遂所以為立法之首使之變通而不亂若其施行之方既有井又有牧與夫田疇之利害如非一法而止也傳曰疆以周索疆以戒法蓋可見矣



